三家詩遺說考

魯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一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己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

（補）（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

淮南王離騷傳小雅怨悱而不亂

補服虔左傳注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治太平是爲正小雅

補皇甫謐曰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

喬樅謹案服虔皇甫謐均用魯詩魯說以鹿鳴爲刺詩而服虔又謂自鹿鳴至菁莪爲正小雅詩拔琴操言大臣昭然獨見故歌以感之又言乃援琴

以刺之所云刺之者謂陳古以刺今云歌以感之者即微言諷諫之義也棠棣一篇春秋外傳載富辰引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而左氏傳載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詩正義引鄭志答趙商曰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名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如關雎正始而魯韓以爲刺時魚麗頌美而焦贛以爲思初亦皆謂誦古之篇三家各舉其一端爲說耳故孟子云說詩者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董仲舒言詩無達詁劉向亦云詩無通故是也不然周公制禮作樂以鹿鳴用之升歌以關雎用之合樂具載禮經三家豈未之前聞而顧以關雎作於康王鹿鳴作於衰周大臣乎且韓詩雖以關雎爲刺世而外傳述孔子與子夏論詩謂關雎爲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則未嘗不以爲正始之道也齊詩雖以魚麗爲思古而禮家釋笙入開歌謂魚麗爲太平年豐物多物多酒旨所以優賢則未嘗不以爲頌美之詞也鹿鳴之爲正小雅魯詩之說

蓋亦明著其義所謂忽養賢而鹿鳴思始即誦古刺今者耳

鹿鳴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蔡邕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酒食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

之食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御覽五百七十八

案蔡邕所引與司馬遷語合皆本魯詩之說

喬樅謹案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季札觀於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怒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今觀荀卿司馬遷論小雅之詩語正與此相合申公之學傳自荀子子長之說本於申公然則魯詩以鹿鳴爲刺其說不爲無據矣

淮南詮言訓樂之失刺○高誘曰鄉飲酒之樂歌鹿鳴

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

案此與史記琴操適合是誘用魯詩之明證

潛夫論班祿篇忽養賢而鹿鳴思

補蔡邕琴賦鹿鳴三章

補王逸楚詞大招注古者以琴瑟歌詩賦爲雅樂關雎鹿鳴是也

喬樅謹案漢書王褒傳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晉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

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變鹿鳴今不
改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
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補陸賈新語道基篇鹿鳴以仁求其羣

補淮南泰族訓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
相呼也

劉向楚詞七諫鹿鳴求其友。王逸曰鹿得美草口甘
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
舊會且不若鳥獸也

補尒疋釋草苹藾蕭○郭璞曰苹今藾蒿初生亦可食
喬樅謹案毛傳訓苹爲蓱鄭箋易之訓苹爲藾蕭
是用舊訓改毛正義引陸璣疏云藾蕭青白色莖似
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其義蓋本之三家

張衡東京賦我有嘉賓

補風俗通義六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
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簧笙中簧
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補張衡南都賦嘉賓是將

補王逸楚詞九嘆注笙中有舌曰簧詩云吹笙鼓簧

德音孔昭

張衡司空陳公誄德音孔昭

案此句又見蔡邕周巨勝碑銘

示民不偷

張衡東京賦示民不偷

喬樅謹案示毛詩作視鄭箋云視古示字也偷與佻同說文玉篇並引詩視民不佻毛詩作恌傳云恌愉也正義引定本愉作偷喬樅謂定本偷字是也毛用古文三家用今文恌乃偷之叚借故傳以偷釋之如能不我狎甲狎也洒埽廷內洒灑也之

例

君子是則是效

蔡邕郭有道林宗碑銘是則是效

喬樅謹案效毛詩作傚攷漢書敘傳亦云是則是效引用詩語皆不作傚字是三家文同也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補風俗通義六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感人善心故琴之

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四牡

痑痑駱馬

補 說文疒部痑馬病也从疒多聲詩曰痑痑駱馬

喬樅謹案毛詩嘽嘽駱馬說文口部嘽下云喘息也既引詩語爲證此疒部復引作痑痑其爲三家詩無疑也毛詩釋文於嘽嘽不言韓詩字異則韓同毛可知漢書敘傳王師驒驒師古引此詩作驒驒駱馬攷毛詩大雅常武王旅嘽嘽孟堅當用是

語然於彼詩嘽嘽作驒驒知此詩亦同作驒孟堅習齊詩師古所稱不言其為毛為韓盖襲舊注所引齊詩之文也疲痑嘗為魯詩據潛夫論以此為刺詩故文作痑言行役之道至此馬疲而病耳廣雅痑痑疲也正釋此詩之義痑嘽得通者段氏玉裁云單聲之字在第十四部古多轉入第十七部如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史記作壇可證隰桑以難與阿何韻竹竿詩以儺與左瑳韻足知古音之相通轉他若燮燮之為婆娑若干之為若柯皆此類也

不偟啓處

補 爾雅釋言偟暇也○郭璞注詩曰不偟啓處

稽樅謹案尔疋釋文偟音皇不遑　皇或作偟遑

作皇是陸所見爾雅注引詩有作毛詩作遑者然

郭所引詩多本舊注之文釋言[illegible]阮作偟字則

注所引當以或本作偟爲是偟者實詩之文作遑

者乃後人順毛改字耳

翩翩者隹

補 尔疋釋鳥隹其夫不○舍人曰隹名夫不○樊光曰

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隹夫不孝故爲司徒○李

巡日天不一名佳今楚鳩也毛詩正義

鶺鴒謹案夫不鳥之孝者也故詩人感而起興傷已不得孝養父母曾夫不之不若也鄭箋以謹慤之鳥習勞獲安爲喻毛義蓋與魯殊

王事靡盬不偟將父

補潛夫論愛日篇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孝養今迫促不得養也

鶺鴒謹案據節信此說是魯詩之義亦以四牡爲刺詩遑當本作偟此後人轉寫改爲遑字也

皇華

皇皇者華

補 爾雅釋言皇華也。樊光曰詩云皇皇者華。孫炎曰皇皇猶煌煌也 邢疏

喬樅謹案皇字當作葟據釋草葟華榮作葟可見釋草音義云葟音皇本亦作皇是後人改葟為皇字樊光引詩當作葟葟者華會詩之文如此孫炎云葟葟猶煌煌此申明其義也說文𠌶部⿰𠌶皇華榮也从𠌶皇聲讀若皇爾雅曰⿰𠌶皇華也葟⿰𠌶皇或从艸皇許所引爾雅釋言之文尤足為明證毛詩作皇是古文之叚借又案邵氏晉涵臧氏鏞堂並據郭

注釋草引此作華皇也釋文亦先華後皇謂今本誤倒作皇華郝氏懿行又以說文所引爾雅雞華乃釋草之文喬樅謂數說皆非也說文雞下云華榮此據釋草爲訓又引爾雅曰雞華也此稱釋言文判然甚明如以此句爲引釋草是與上文辭複又奪去榮字羼入也字許之引經必不然矣且詳樊光引詩之意證葟非以證華故叔然復申葟之義郭本倒作華皇自是舛誤陸據郭本爲音義先華後皇均非宜據說文正之

侁侁征夫每懷靡及

〔列女傳二〕蔡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晉文齊姜篇

喬樅謹案毛詩駪駪征夫列女傳引作莘莘說苑奉使篇亦然今據王逸楚詞章句引詩作侁侁叔師皆用魯詩是魯詩文爲侁侁也莘莘乃韓詩之文見王氏詩攷引韓詩外傳七說文引詩莘莘亦本韓詩三家韓最後亡後人不曉侁侁爲魯詩惟習見韓詩字作莘莘又以國語所引與韓詩同遂援以改列女傳說苑之侁侁楚詞及注侁侁字舊校云侁一作莘是後人改侁爲莘之左驗莘所改

未盡者尚得據之以證列女傳說苑之譌玉篇人部侊下云往來侊侊行聲詩曰侊侊征夫也義與叔師合皆本魯詩之訓廣韻十九臻侊字引詩同此又本於玉篇者也

王逸楚詞招魂注侊侊往來行聲也詩曰侊侊征夫

喬樅謹案今本楚詞章句作侊侊往來聲也一作侊侊行聲也攷玉篇云往來侊侊行聲則往來下當有行字爲是

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補淮南脩務訓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

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高誘曰〕詩小雅皇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諮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不自專己咨之至乃聖人之務也

喬樅謹案毛詩周爰咨謀釋文咨本亦作諮謀此引作謨者謀謨一聲之轉爾雅釋詁謨謀也尚書謨明弼諧史記夏紀作謀明輔和謨又通漠及莫詩乃言聖人莫之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作謨是其驗也

〔補〕說苑貴德篇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喬樅謹案據淮南書所引魯詩當作諮謨此作咨

謀者疑後人順毛改之

棠棣

案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云云以常棣爲衰世之詩與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說近又成十二年傳郤至以兎罝爲世亂詩鹽鐵論說與之合三家蓋非不根之談

喬樅謹案魯說以鹿鳴四牡伐木均爲刺詩則此棠棣篇亦當爲刺詩與左氏說同風俗通義云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梁元帝答劉遴之詔云張蒼

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經典釋文敘左氏授受源流備悉傳與魯詩師傳既同則其說之合必無疑矣

補漢書杜鄴傳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喬樅謹案杜鄴以棠棣與角弓並為刺詩亦據魯家之說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蔡邕姜伯淮碑有棠棣之華萼韡之度○文選彈棊賦咢

不韡韡

補說文𠌶部韡𩏂盛也詩曰蕚不韡韡

喬樅謹案叔重引詩與中郎合此據魯詩也毛詩

棠棣作常棣蕚不作鄂不攷爾雅釋木唐棣栘郭

注云江東呼夫栘文選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

棣栘藝文類聚八十九引詩夫栘之華蕚不煒煒

据韓詩也鄂字古文之叚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補列女傳八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

惟兄弟甚相懷也

蔡邕童幼胡根碑昆弟孔懷

原隰抔矣

補爾雅釋故抔聚也○郭璞注詩曰原隰抔矣

補說文手部抔引堅也从手孚聲詩曰原隰抔矣繫傳本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裒古作裦下同字本或作抔喬樅謂作抔者是也郭璞所引襲舊注魯詩之文與說文偁詩合叔重亦據魯詩也玉篇手部抔下引說文作引聚也是抔義同聚又引詩原隰抔矣同易謙卦裒多益寡釋文云裒鄭荀董蜀才作抔禮雜記注揄用褒衣釋文作裒云裒本又作褒此

捋裒古通之驗毛詩捋作裒是通假字也

外禦其侮

補爾雅釋故務侮也〇郭璞注詩曰外禦其侮

喬樅謹案侮毛詩作務此所引亦據爾雅舊注之文按勘記云注引詩以證務義之爲侮當同毛詩作務喬樅謂此不然也爾雅明朗也樊注引詩高朗令終與此務侮也引詩外禦其侮同例不必改注侮字爲務又葵揆也注引詩天子揆之按勘記亦謂揆當作葵均據毛詩之文以訂雅注然郭注爾雅多襲舊義樊光諸家皆用魯詩未可據毛氏

之文規規求合也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補 風俗通義七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是以隨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

和樂且沈

王逸楚詞招魂注詩曰和樂且沈

喬樅謹案沈毛詩作湛叔師用魯詩故文與毛氏異宋玉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王逸注引此詩和樂且沈所以證明沈字今本楚詞注依毛詩改沈爲湛失叔師引詩之旨矣又毛詩釋文湛下引

韓詩作䴗字亦與毛不同也

樂爾妻孥

補 趙岐孟子章句二孥妻子也詩曰樂爾妻孥

喬樅謹案孥毛詩作帑帑釋文云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孥字今讀奴句子也孔沖遠正義云左傳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據此是帑爲孥之假借邪卿引魯詩作孥三家今文並用本字也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補 列女傳六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齊傷槐女篇

伐木

蔡邕正交論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失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補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

喬樅謹案此舊注述魯詩之說也郭氏蓋承用之毛傳以嚶嚶為驚懼訓與此異鄭箋云言以道德相切正是據魯義改毛也

補中論貴驗篇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也

補風俗通義七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劉向楚詞七諫飛鳥號其羣兮○王逸注言飛鳥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羣而呼其耦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喬樅謹案文選張華詩云傾耳聽鸎鳴李善注引詩作鸎其鳴矣梁元帝賦曰聞鸎鳴而求友字亦作鸎此三家之詩也據張平子東京賦雎鳩麗黃關關嚶嚶是魯詩嚶其鳴矣本爲鸎字故平子以麗黃言之玉篇云鸎黃鳥也是已然則毛詩嚶鳴乃鸎之假借叔師用魯詩字當作鸎今本作嚶與毛詩同非是宜改正之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補 潛夫論德化篇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補淮南泰族訓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坎坎鼓我墫墫舞我

補爾雅釋訓坎坎墫墫喜也。舍人曰墫墫舞兒釋文。郭璞曰皆鼓舞歡喜

補蔡邕禮樂意漢樂四品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

補風俗通聲音六漢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坎坎說文作竷音同云繇也舞曲也攷說文夊部竷繇舞也舊繇下衍也字此從段注訂本从夊从章樂有章也夅聲詩曰竷竷鼓我此從段注依韻會訂舊本舞字之譌字與魯韓毛並異疑齊詩之異文也又毛詩蹲蹲釋文云本或作墫同爾雅墫墫釋文引說文云墫士舞也宜從士尊本或作蹲同然則蹲墫古今文之異蔡邕禮樂意引詩蹲蹲舞我蔡用魯詩當从今文作墫爲正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胡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

不庶

補潛夫論愼微篇詩曰天保舊譌作祿今訂正之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言也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女信厚何不治此句字有脫誤而多益之甚衆庶焉此下疑脫四字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此節上下錯亂文字脫誤不可讀今皆訂正如左

補爾雅釋詁亶厚也。某氏注詩曰俾爾亶厚毛詩桑柔正義

喬樅謹案某氏引詩作亶厚與潛夫論合又風俗通義七云俾爾亶厚皆據魯詩之文毛氏亶作單者聲近假借字

如山如阜

補風俗通義十詩云如山如阜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

如岡如陵

補風俗通義十詩云如岡如陵陵有天性自然者

吉圭惟饎

補周官蜡氏注蠲讀如詩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

喬樅謹案毛詩吉蠲爲饎傳云蠲絜也蠲乃圭之假借惠氏棟曰呂覽云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注蠲讀爲圭蓋三家詩作吉圭惟饎故高讀从之喬樅

攷淮南時則訓湛熺必潔高誘注云湛熺必令圭潔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注云圭潔也圭潔之義卽本此篇魯詩之訓鄭君禮注所引多據齊魯詩儀禮士虞注引詩曰吉圭爲饎惟字作爲與此微異是據齊詩之文周官宮人注引詩與毛同或出後人轉寫所改也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補 爾雅釋天祭名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孫炎曰祠之言食音賜禴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

喬樅謹案李氏易傳載虞翻解易萃孚乃利用禴引詩作禴祭烝嘗白帖六十七御覽五百廿四引詩並作禴祀烝嘗文與魯毛不同疑爲齊韓之異字爾雅釋故既釋祠烝嘗禴爲祭名而此復見者彼釋四者爲凡祭之通名此釋四者爲四時之祭名專爲此詩作解詩言于公先王知四者皆爲宗廟之祭也四時之祭夏殷名各不同見禮記王制據周禮大宗伯文則此四時祭名周公所定也郭氏此注與孫炎文同具純之襲用舊注此尤其顯證也

〔補〕張衡東京賦躬追養於廟祧奉烝嘗與禴祠

〔補〕又南都賦糾宗綏族禴祠烝嘗

如日之升

〔張衡冢賦〕如日之升

采薇

〔補〕史記周本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宋衷〕曰時王室衰始作詩也

〔蔡邕和熹鄧后謚議〕家有采薇之思

喬樅謹案漢書以此詩爲作於懿王之時與史記周本紀云云說合白虎通引詩以爲師出踰時怨

思而作蔡邕謚議以家有采薇之思與人懷殿吚之聲對舉而言則亦以采薇爲怨思之詩皆據魯說也

我行不䂊

【補】爾雅釋訓不䂊不來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云不䂊宜从來本今作俟字先大夫左海經辨云說文來部䂊偁詩曰不䂊不來卽爾雅之文重文俟云䂊或从彳今譌作俟爾雅此訓卽釋詩我行不䂊何毛詩作來用本字三家作䂊用借字爾雅以不來釋不䂊聲近爲訓喬

樅謂說文詩曰是爾雅曰之譌後人轉寫因上來字引詩幷此亦誤書作詩耳段氏注以為江有汜之詩不我以古作不我[illegible]許蓋兼偁詩爾雅轉寫譌奪不可讀耳殆未必然也

四牡騤騤

補 張衡南都賦駟飛龍兮騤騤

小人所芘

補 爾雅釋言芘蔭也○舍人曰芘蔽也左傳文十七年正義○孫炎曰芘覆之蔭也衆經音義九

喬樅謹案毛詩小人所腓傳云腓辟也鄭箋云腓

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卒之所芘倚鄭箋蓋據魯詩改毛也芘庇字通詩桑柔箋人庇陰其下者釋文云本亦作芘蔭雲漢箋我無所庇陰處釋文云本亦作芘廕是字通之驗魯詩文作芘釋言庇廕之訓正釋此詩芘字陳氏毛詩稽古篇云腓亦作肶班固幽通賦安慆慆而不肶文選注引曹大家訓肶為避漢書注云鄧展亦訓避義與毛傳合喬樅謂班氏家學是治齊詩者肶字當是齊詩之異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補白虎通征伐篇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王逸楚詞章句九據時所見自哀傷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

出輿

喬樅謹案荀子及史記匈奴傳引詩車皆爲輿是魯詩文與毛異

蔡邕諫伐鮮卑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

○又釋誨獫狁攘而吉甫宴

案漢書匈奴傳以六月出輿並爲美宣王之詩史記衞將軍傳載益封衞青詔書亦並舉二詩而言今據邑議及釋詁同以出輿六月爲宣王時事皆與漢書語合是魯齊說同

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補荀子大畧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王命南仲

喬樅謹案南仲毛詩以爲文王之屬毛傳箋並謂殷王據漢書及蔡中郎集並以爲宣王命南仲則

南仲宣王之將也攷漢書古今人表召虎方叔南仲中山父申伯尹吉甫列上下次周宣王世後漢書馬融傳融疏亦以此詩爲宣王事是三家之說並同

出輿彭彭

〔史記匈奴傳〕戎狄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喬樅謹案史記匈奴傳云周襄王時戎狄居于陸渾東至于衞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

方王氏詩攷據此遂以出輿爲襄王之詩今案非也漢書匈奴傳自陵降匈奴以前皆錄史記之文惟狐鹿姑單于以下張晏以爲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漢書之文既爲採錄史記不應彼此互異又史記所引戎狄是膺乃魯頌閟宮之詩何得與雅詩之出輿六月合爲一事此其錯舛顯然者然則史記此節蓋編簡斷脫僅存引詩數語後人掇拾遺字次于戎狄是膺之下遂至牴牾宜援據漢書爲之補正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揚雄趙充國頌天子命我

史記衛青傳城彼朔方

玁狁于襄

補潛夫論救邊篇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玁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補列女傳六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薄伐西戎

補潛夫論邊議篇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

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

杕杜

有杕之杜

補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杕讀詩有杕之杜之杕也

胡逝不至而多爲恤

補高誘呂覽勸學篇注詩曰胡逝不至而多爲恤

魚麗

魚麗于罶

補爾雅釋訓凡曲者爲罶○郭璞曰凡以薄爲魚笱者

謂之罶。〔又釋器〕嫠婦之笱謂之罶。〔孫炎曰〕罶曲梁

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

喬樅謹案說文网部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

罶或从婁作䍡春秋國語曰講罛䍡又句部笱曲

竹捕魚笱也然則罶者以曲薄爲梁以曲竹爲笱

笱以承梁之孔使魚入之而不得去雅訓兩釋其

義所以備其名象也

鱨魦　魴鱧　鰋鯉

〔補〕爾雅釋魚鯉鱣鰋鮎鱧鯇鯊鮀。〔舍人曰〕鯉一名鱣

鱧一名鯇毛詩正義鯊石鮀也毛詩釋文。〔孫炎曰〕鰋一名鮎

喬樅謹案郭注爾雅以鯉鱣鰋鮎鱧鯇爲六魚之名詩碩人正義引郭璞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强合爲一物喬樅謂郭義非是魚名古今或異逐世而移大鯉曰鱣而非即鱣鮪猶之大鱯爲鯉而非即鰲鯀也說文鰈鱧也鱧鱯也鮀鮎也鮎鰋也雖不必同形而要各自爲類又鱯魚之亦名鯉刺魚之亦名鯇名同實異者不勝枚舉是純以今釋古違失雅訓殆不可從也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

補荀子大略篇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物其有矣唯其時矣

補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補說苑辨物篇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魯詩遺說攷卷第三　三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二

南陔

白華

華黍　以上三篇詩七

喬樅謹案詩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

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
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
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正義曰什首之目孔子所
定也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
首南陔爲第一彤弓爲第三鴻雁爲第四節南山
爲第五北山爲第六桑扈爲第七都人士爲第八
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据鄭君儀
禮注言三者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是三家之
詩南陔等篇目雖存而皆闕其亡者以現在爲數
故小雅之材秖云七十四八耳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

補爾雅釋器籗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罩也

喬樅謹案淮南說林訓釣者靜之罧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郝氏懿行云今魚罩以竹爲之漁人以手抑按于水中以取魚故淮南云罩者抑之抑卽按也又說文魚部鯙下云烝然鯙鯙从魚卓聲鯙字篇韻不載攷廣雅釋訓淖淖衆也淖淖二字正釋此詩鯙鯙之義當與淖

淖同蓋齊韓之異字異義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讌以樂

補列女傳一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賓也魯季敬姜篇

喬樅謹案此所引我有旨酒當是君子有酒之誤鹿鳴詩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敖句法與此同故因而致誤耳毛詩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劉中壘云言尊賓也魯詩之義蓋與毛同

烝然汕汕

補爾雅釋器罺謂之汕○舍人曰以薄罺魚曰罺御覽八百

三十。李巡曰汕以薄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撩罟毛詩
四
正義

罾樔謹案毛傳以汕汕爲樔與雅訓合是曾毛義同說文水部汕魚游水兒从水山聲詩曰烝然汕汕許解汕汕與雅訓毛傳義異蓋據齊韓爲說胡承珙曰陸氏埤雅云罩罾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陸意蓋謂汕即罾矣說文廣雅但以罾爲綱不著汕名然古者梢巢同義廣雅云梢巢也楚詞九歌罾何爲兮木

上太平御覽引風土記云罾樹四木而張網於水車輓之上下形如蛛網方而不圓蓋罾者樹木爲之其高如巢故得樔名欒城集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簀沈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卽詩所謂汕也此言結木挽輪與風土記合承之以簀與舍人李巡言以薄者合要之皆罾也罾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罺鰝鰕云罺抑魚之器也誤矣

南山有臺

補 爾雅釋草臺夫須○舍人曰臺一名夫須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胡承珙曰無羊傳云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止可爲蓑而不可爲笠祇以禦雨而非以禦暑可知稽古編以郭氏雅注陸氏詩疏皆承鄭箋臺皮爲笠之誤是也其又引爾雅薃侯莎與夫須爲一草則因本草別錄謂莎一名夫須御覽引廣志云莎可以爲雨衣而誤不知爾雅之薃侯莎卽夏小正之緹縞羅端良以爲其根卽香附子者爲是要與臺絕不相涉草木之名固多同者臺不妨亦有莎

名究不得以夫須爲篤侯也

南山有杞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

喬樅謹案北山當作南山字之誤也

由庚

崇邱

由儀以上三篇詩七

喬樅謹案詩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陸氏釋文云此

三篇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蓼蕭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補列女傳大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趙佛肸母傳

攸革沖沖

補爾雅釋器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勒見詩喬樅謹案毛詩鞗革沖沖詩經小學曰說文無鞗字有鋚字鋚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田車既安之下有鋚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

博古圖周孛辟父敦銘二皆有攸革字疑詩經文鞗革皆鋚勒之譌鋚勒猶唐人所云金勒古鐘鼎鋚皆作攸後人不知爲鋚字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革者勒字之省鑾首謂之勒勒馬頭絡銜所以繫轡故曰鑾首喬樅案載見詩鞗革有鶬鄭箋以鶬爲金飾貌與說文云鋚鑾首銅也訓合革爲鑾首以皮爲之鋚爲鑾首飾以金爲之毛詩正義謂革以皮爲之誤也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賈子新書容經〕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登車則

馬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噰噰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補白虎通車旂篇車所以有和鸞者何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喬樅謹案白虎通車旂篇今佚此見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又見䕫文類聚七十一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二

補謝承後漢書陳宣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出則佩玉動靜應天劉昭續漢志注補五行三引

喬樅謹案謝承書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博學明魯詩

補張衡東京賦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鸞不亂步。薛綜曰珮爲行容鑾爲車節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則和鑾響並謂君之禮法

補劉昭續漢志注干寶曰和鸞皆以金爲鈴舒則不鳴疾則失音詩曰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呂氏讀詩記引

補史記禮書正義皇侃曰鸞以金爲鑾懸鈴其中于衡

上以爲遲疾之節所以正威儀行舒疾也

湛露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王逸楚詞九章注〕湛湛厚也詩曰湛湛露斯。〔又九歌注〕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

懕懕夜飲不醉無歸

補 爾雅釋訓懕懕安也

補 說文心部懕安也从心厭聲詩曰懕懕夜飲

喬樅謹案毛詩作厭厭古文假借字也說文引詩與雅訓合亦據魯詩之文毛詩釋文厭厭下云韓

詩作愔愔和悅之貌義與魯異

補　張衡南都賦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補　張衡西京賦神木靈草朱實離離

莫不令儀

補　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

彤弓

彤弓弨兮

補　荀子大略篇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喬樅謹案公羊傳定四年何休注云天子雕弓諸

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所言與荀子略同嬰弓

陸氏釋文云見司馬法按嬰當讀如嬰石之嬰山

海經北山經云燕山多嬰石注云言石似玉有符

彩嬰帶所謂燕石者是也天子諸侯皆彤弓矢而

天子弓有雕飾故曰雕弓所以別於諸侯大夫士

皆盧弓矢而大夫弓亦有文飾故曰嬰弓所以別

於士也

菁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補列女傳六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齊宿瘤女傳

喬樅謹案既見君子二句又見列女傳八陳國辯女篇引詩菁菁韓詩作蓁蓁文與魯異

補中論藝紀篇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立保氏掌教六藝六儀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補列女傳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齊傳鍾離春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

補淮南說林訓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高誘注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沈詩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是也

楊雄逐貧賦載沈載浮

六月

補漢書韋元成傳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

來威故稱中興

補蔡邕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

整居焦護

補爾雅釋地周有焦護。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喬樅謹案焦護毛詩作焦穫傳云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胡承珙曰以焦穫為池陽瓠中者郭注爾雅云然耳詩先言整居然後曰侵曰及曰至於文勢一順自是由遠而近易林未濟之睽云玁狁匪

度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疆夫曰治兵則必非周之近郊而後治兵曰爭疆則爭鎬與方必周之邊境可知故王基據劉向言千里之鎬以為當去周京千里戴氏詩攷正曰孔氏正義以郭注爾雅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

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於鎬平定然後歸也

至于涇陽

〔揚雄并州牧箴〕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 藝文類聚

帛旆英英

〔補〕〔爾雅釋天〕〔旌旂〕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孫氏云〕緇黑繒也帛續旐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 公羊宣十二年疏

喬樅謹案公羊疏所引孫氏說即叔然之爾雅注帛旆英英毛詩作白旆央央叔然所引據魯詩也白與帛古字通左氏春秋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穀帛作伯可證公羊宣十二年注云繼旐

如燕尾曰旆郭注爾雅云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義見詩釋名云雜帛爲旆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據公羊疏引孫氏云緇黑緇也是旐之制用黑緇爲之其繼旐之旆則以絳帛續之爲燕尾緇絳相雜故云雜帛爲旆絳得專帛名者周之正色時王所尚也此詩正義云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曰旃亦是絳也說與前儒合惟出其東門正義及周禮司常疏引此詩均以白旆爲白色此賈孔之誤解疑沖遠六月正義是襲劉光伯述義語故得不誤耳毛詩衣本又作旆陸孔同

引左傳蒨茷爲證謂茷與旆古今字喬樅案張平子東京賦通帛蒨旆是茷旆字通之驗央央釋文音英或於良反知舊讀以央爲英之假借故音从英或讀爲於良反者失之矣

四牡既佶既佶且閑

張衡東京賦中畋四牡既佶且閑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見上漢書韋元成傳

喬樅謹案太原毛詩傳箋皆不詳其地朱子集傳以爲太原府陽曲縣顧氏日知錄謂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

涇陽縣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雅言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乎胡氏禹貢錐指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今固原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

也顧胡二君攷核地理爲得其實而按之當日情事亦協其說是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漢書陳湯傳〕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蔡邕釋誨〕獫狁攘而吉甫宴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補〔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李巡曰〕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毛詩正義。〔郭璞曰〕周宣

王之賢臣

〔蔡邕爲陳留縣上孝子狀〕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又張平嗣堂碑〕其先張仲者實以孝友爲名臣左右王室

〔補〕〔後漢書楊賜對書曰〕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補〕〔潛夫論志姓氏篇〕詩頌宣王張仲孝友

采芑

〔楊雄趙充國頌〕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補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曰菑音災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毛詩正義。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詩曰于彼新田易曰不菑畬

喬樅謹案鄭注坊記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禮記注多據齊詩說蓋齊魯師說所傳異詞故有不同耳

服其命服

張衡綬笥銘服其命服

朱紼斯皇有瑲葱衡

補白虎通紼冕爲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列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云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朱矣大夫葱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朱紼葱衡士韎韐朱赤者盛服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紼服百王不易也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長三尺法天地人也

喬樅謹案易乾鑿度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

緅朱緅者賜大夫之服也鄭注曰朱赤雖同而有深淺之別其說與此合然則諸侯就國惟得用赤紼入為王臣始加賜朱紼天子三公九卿皆服朱紼蔥衡方叔為宣王卿士故詩言朱紼斯皇有瑲蔥衡也

陳師鞠旅

〔張衡東京賦〕陳師鞫旅○〔薛綜曰〕陳列也鞫告也

喬樅謹案御覽三百三十八引詩陳師鞫旅字作鞫與魯毛不同疑齊韓詩之異字

振旅闐闐

補爾雅釋天講武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振旅整衆闐闐羣行聲

喬樅謹案毛詩箋以闐闐與淵淵並爲鼓聲景純羣行聲之訓義與毛異蓋據舊注會詩之說郭解治兵振旅文俱襲叔然語可證也說文門部闐盛貌从門眞聲口部嗔盛气也从口眞聲引詩曰振旅嗔嗔左思魏都賦云振旅輷輷嗔嗔輷輷皆三家詩之異文魏都賦舊注引史記蘇秦傳輷輷殷

般君三軍之衆李善文選注引蒼頡篇曰軥軥衆車聲也呼萌切今爲輷字音田攷說文車部轟羣車聲也从三車[illegible]衆經音義云轟今作輷字書作軥[illegible]車部字亦作輷義並同又攷說文轒車轒軟聲也軟字大徐本作軔小徐本作鈅並誤此從集韻作軟从[illegible]訂正[illegible]聲疑闐闐嗔嗔皆爲轒轒之假借與棫詩協韻[illegible]方言[illegible]中脩五經文字伐鼓淵淵爲鼘鼓聲之淵淵字作鼘則車聲之闐闐字當作轒爲正也

蠢爾荊蠻大邦爲讎

王逸楚詞九歎注蠢蠢無禮義貌詩曰蠢爾荆蠻惜賢篇

楊雄揚州牧箴蠢蠢荆蠻

喬樅謹案爾雅釋訓蠢不遜也郭注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雅訓不遜之義正釋此詩蠢字以荆蠻而與大邦爲讎不遜甚矣叔師楚詞注亦與不遜義合惟引詩作蠻荆此傳寫者誤倒之非叔師舊文也

補漢書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

喬樅謹案本傳捐之爲賈誼曾孫誼傳言孝武初

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君房之爲誰子本傳不詳要其上承家學當亦習魯詩也蠻荆當作荆蠻說見後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蔡邕胡公碑方叔克壯其猷

執訊獲醜

王逸楚詞九歌注訊問也詩云執訊獲醜

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

補

漢書陳湯傳劉向曰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喬樅謹案漢書韋元成傳議劉歆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焞焞字作推推蠻荆文作荆蠻顏師古注云推推盛也音他回反[illegible]湯伊注音義並同案毛詩釋文焞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啍同小顏音他回反是推字之音非焞字之音也玉篇輴車盛貌廣韻輴輴車盛貌推推卽輴輴也魯詩字與毛異中壘用魯詩當作推推其作焞者俗人順毛所改耳段氏詩經小學以漢書推字卽輴之誤疑或然也荆蠻

毛傳云荊州之蠻師古注陳湯傳亦云今荊土之蠻畏威而來是也舉引詩本作荊蠻來威攷後漢書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荊蠻均吉甫之功又西南夷傳云南蠻夷今之　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世漸爲邊患逮於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荊蠻大邦爲讎明其黨衆繁多足以抗敵諸夏也皆以詩之荊蠻爲荊州之蠻今據揚雄揚州牧箴蠢蠢荊蠻曹植王仲宣誄遠竄荊蠻及李善吳都賦注杜佑通典

一百八十七引詩並作蠢爾荆蠻知三家與毛𦔮本皆然然則毛詩及羣書所引三家詩或作蠻荆者乃後人傳寫誤倒其文宜乙正之爲是詩經小學云晉語楚爲荆蠻韋注云荆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又齊語萊莒徐夷韋注云徐夷徐州之夷可證荆蠻文法其說良允

車攻

東有圃草

白虎通義囿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苑囿在東方所以然者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

方物所以生也詩曰東有圃草周禮圃人疏○廣韵○御覽一百九十六

〔王逸楚詞九歎注〕圃野也詩曰東有圃草

案叔師引詩與白虎通同則魯詩字作圃草也

喬樅謹案圃草毛詩作甫傳云大也箋云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義與[illegible]本楚詞章句作圃野樹也舊校云無樹字衍[illegible]爲樹宜作林字之誤也又文選西都賦注後漢班固傳馬融傳注並引韓詩作圃草韓君章[illegible]上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是韓詩[illegible]與[illegible]而義則與毛並訓爲大馬瑞辰曰毛詩甫字蓋圃之省借胡承珙以鄭

之圃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其說是也詩下章搏獸于敖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括地志滎陽城在今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之敖地也元和郡縣志圃田一名原圃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鄭州管城縣曹家陂今案敖在滎澤縣與鄭州接界圃田在中牟縣北上承鄭州則敖與圃相去不遠也

建旐設旄薄狩于敖

張衡東京賦薄狩于敖○薛綜曰敖鄭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周王狩也詩曰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喬樅謹案毛詩薄狩作搏獸段氏玉裁云薛注東京賦引詩薄獸于敖薄字不誤獸字係俗刻妄改段說是也狩者獵之總名薛注先言謂周王狩而引詩以證之則字不當作獸也段氏又云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俗刻改爲搏而狩字不改册府元龜王氏詩攷並引詩薄狩水經注濟水篇云濟水又東逕敖山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惠氏棟詩經古義據徐堅初學記引毛詩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子注漢石門頌證狩卽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而於薄字尚未攷明釋文搏

獸音博摶音傅乃爲鄭箋作音義非釋經也初學記云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箋言田獵搏獸也此經作薄狩之確證（見詩經小學）薄辭也箋釋狩以搏獸者上文言苗毛謂夏獵此不當復舉冬獵之名（見詩經校勘記）然則毛詩當與三家同作薄狩今本作搏獸者唐石經之誤也

四牡奕奕

蔡邕胡廣黃瓊頌奕奕四牡

赤紼金舄會同有繹

補 白虎通紼冕篇詩曰赤紼金舄會同有繹

喬樅謹案毛詩赤芾白虎通引作赤紼魯詩文與毛異說詳采芑

決拾既佽

〔張衡東京賦〕決拾既佽。〔薛綜曰〕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也拾韝捍著左臂也

〔補〕〔周官繕人注〕〔鄭司農曰〕詩云決拾既佽詩家說或謂決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

喬樅謹案鄭司農則禮說引詩決拾既佽與張平子合引詩家說決拾與薛敬文合則仲師雖治毛詩亦未嘗不兼採魯義也

助我舉胔

〔張衡西京賦〕收禽舉胔。〔薛綜曰〕胔死禽獸將腐之名也

喬樅謹案平子此語即用詩文魯詩作胔與毛字異蔡邕月令章句曰露骨曰骼有肉曰胔蔡據魯詩故字同作胔說文手部𢫧積也引詩助我舉𢫧玉篇同亦三家之異文馬瑞辰曰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舊舉𢫧與此詩義同說文無胔有骴云鳥獸殘骨曰骴引明堂月令曰掩骼埋骴蔡邕月令章句作埋胔是知胔即骴之或體毛詩作柴說文

作羋皆觝字之叚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補趙岐孟子章句六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

徒御不驚

補爾雅釋訓徒御不驚輦者也。郭璞曰步挽輦車喬樅謹案此以輦者釋詩徒御御猶駕也漢書注曰駕人以行曰輦以其徒步而挽車故曰徒御毛傳訓徒爲輦御爲御馬分徒御爲二與爾雅義異

補張衡西京賦徒御悅

吉日

既伯既禱

補爾雅釋天祭名既伯既禱馬祭也○郭璞曰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

喬樅謹案周禮甸師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說文示部禂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重文騗或从馬壽省聲繫傳本重文作騗案禂或作从騗則詩禂字乃騗之假借也繫傳又

引詩曰既禡既禂解字本誤入正文王氏詩攷據之謂說文引詩如此殊爲失攷段氏玉裁又以繫傳所引句詩無此語爲疑𣌭檝案楚金所引自是三家詩異文如通論中引詩亦孔之恣偯作恣鶴鳴九皋無子字布政優優數作布繫傳中引詩求民之瘼莫作瘼滭沸濫泉觱作滭檻作濫皆與毛殊南唐書稱鍇讀書博記所披覽尤審諸江南藏書之多爲天下冠鍇力居多故三家詩遺文佚句鍇多能稱述之也又案伯得與禡通者周禮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讀貉爲禡甸祝掌表貉之祝號

杜子春讀貉爲百書亦或爲禡肆師祭表貉則爲
位鄭注貉讀爲百古禡字借貉爲之音讀如百足
爲伯禡音近通假之證

吉日庚午

補風俗通義八詩云吉日庚午

既差我馬

補爾雅釋畜馬屬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
力田獵齊足。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
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
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

其疾而已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馬瑞辰曰毛傳外事用剛日則以庚爲吉翼奉言王者吉午酉又言用辰不用日則以午爲吉此毛齊師說之不同也檀弓曰子卯不樂左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日與吉日正相反以子卯陰類爲疾日則以午酉陽類爲吉日據翼奉言二陰二陽並行是必子卯互刑午酉相合之日方爲疾日吉日非凡遇子卯皆疾遇午酉皆吉也蓋五行有刑德行在東方子刑卯行在北方卯刑子子卯互刑尤以爲忌以是推之午酉並行方爲

吉日火盛于午金盛于酉庚爲金與酉同氣則卽酉之類也故翼奉引詩吉日庚午以爲午酉二陽並行之證則奉雖用辰不用日未始不兼日與辰爲配耳裔檝謂據應劭風俗通引詩吉日庚午謂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是亦用辰不用日應劭多用魯詩然則魯說亦與齊同矣

獸之所同麀鹿麌麌

張衡東京賦獸之所同。薛綜曰同聚也言禽獸皆已合聚。又西京賦麀鹿麌麌。薛綜曰鹿牝曰麀麌麌形貌也

補爾雅釋獸麕牡麌牝麜。郭璞曰詩曰麀鹿麌麌

喬樅謹案毛傳麌麌衆多也箋云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釋文引說文麌字作噳云麜鹿羣口相聚也與毛傳訓同鄭箋改毛以麌爲麜牡與爾雅合是據魯詩之訓麕牡曰麌牡字或譌爲牝正義謂本或作麜麜麕字同說文麕籀文麜牝者誤也經義雜記據玉篇廣韻及羣經音辨皆以麌爲麕牝斷牡是牝之誤然攷玉篇廣韻又並以麜爲牡麕則麌下所云牝麕當亦牡之譌字臧說未確

瞻彼中原其麌孔有

補 爾雅釋獸麋牡麔牝麎。某氏曰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麎毛詩作祁傳訓爲大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鄭君改讀與某氏所引詩合是據魯詩易毛之驗攷周官大司馬鄭司農注獸五歲爲慎後鄭注讀慎爲麎則詩箋讀祁爲麎麎雖麋牝亦兼有大獸之稱也

駓駓騃騃

張衡西京賦羣獸駓騃。薛綜曰皆鳥獸之形貌也

喬樅謹案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趨曰駓行曰騃

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作駓駓騃騃駓卽騷字
然則韓詩文與魯詩同又毛作儦儦俟俟說文引
詩作伾伾俟俟儦伾一聲之轉騷駓伾皆音同字
馬融廣成頌又作鄙騃亦以音同假借也

悉率左右
〔張衡東京賦〕悉率百禽○〔薛綜曰〕悉盡也率斂也

且以酌醴
〔張衡西京賦〕酒車酌醴

魯詩遺說攷卷第三 三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三

鴻鴈

劬勞于野

王逸楚詞九歎注劬亦勞也詩云劬勞于野

庭燎

夜未央

補 王逸楚詞離騷注央盡也○又九歌注央已也

喬樅謹案離騷云時亦猶其未央王注訓央為盡

九歌云爛昭昭兮未央王注訓央爲已廣雅云央已也央盡也訓與叔師同皆本魯詩之義毛傳央且也鄭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釋文引說文曰央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詞云央盡也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正義本作央且也案且字盡即且形近之譌陸氏音且爲子徐反則讀與渠相近且渠古通故史記孔子世家雍渠孟子書作雍疽韓非子作雍鉏渠又通作遽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晣晣是已王楙曰鄭箋夜未渠央渠當呼遽謂夜未遽盡也其義得之卒章夜未艾毛傳艾久也

小爾雅艾止也亦與央之爲久爲已義近

庭燎晢晢

張衡東京賦庭燎晢晢

喬樅謹案毛詩庭燎晣晣釋文云晣本又作晢今據東京賦作晢是魯詩之文與毛微異

鑾聲噦噦

張衡東京賦鑾聲噦噦

喬樅謹案毛詩鸞聲三家文作鑾鸞鑾字通又通作欒禮記明堂位鸞車注云鸞或爲欒攷工記鳧氏兩欒謂之銑釋文云欒本作鸞是也

沔水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補潛夫論釋難篇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

喬樅謹案此二句又見潛夫論愛日篇引詩毛傳釋誰無父母句謂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其義與魯詩異

其流湯湯

補揚雄荆州牧箴其流蕩湯

鶴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

補 楊雄太元經鳴鶴升自深澤 首次五

喬樅謹案此詩九皐盧文弨引何焯說以太元經鶴與澤協韻謂詩當本作九臭臭古澤字臭皐相似因誤爲皐嘗以此正之喬樅謂據毛傳皐澤也之訓及叔師楚詞注澤曲曰皐則詩本作皐字非以臭皐形近致誤盧說未碻

補 後漢書楊震上疏曰野無鶴鳴之士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于今勞止不怨于下。又楊賜對書曰遂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喬樅謹案賜爲楊震之孫楊秉之子秉傳言少傳父業賜傳言少傳家學賜治魯詩則知震及秉亦皆治魯詩也

補張衡思元賦過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以曾天兮據冥翳以哀鳴

王逸楚詞離騷注澤曲曰臯詩云鶴鳴于九臯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引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與論衡藝增篇釋詩同此訓臯爲澤曲曲猶言折也是魯詩與韓同義

蔡邕焦君贊鶴鳴九臯

他山之石可以爲厝

補高誘淮南說林訓注𥗬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厝是也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脩務訓引詩同

補說文厂部厝厲石也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爲厝

喬樅謹案毛詩可以爲錯釋文云錯說文作厝今据淮南注引詩作厝知說文所引是三家文非稱毛也眾經音義九引詩亦作厝字可證漢書地理志五方雜厝顏注引晉灼曰厝古錯字易小過注无所錯足釋文錯本又作厝皆以音同通假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補荀子儒效篇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補東方朔答客難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史記滑稽傳

補論衡秇增篇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彼言聲聞于天見鶴鳴于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于

地當復聞于天也

壽祺謹案荀子東方生王仲任說鶴鳴詩竝以爲喻君子德脩于身名聞于遠意旨相同史記東方朔傳爲褚少孫所補褚氏亦治魯詩者也又案東方生傳及論衡引詩鶴鳴九皐句無于字錢氏大昕謂白帖文選註初學記所引皆然唐石經始增于字今觀風俗通聲音篇藝文類聚天部及羣經音辨竝同益見古本之如此也

補 風俗通義六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

補 王逸楚詞九章注鶴鳴九皐聞于天也

蔡邕集蔡朗碑鶴鳴聞天

喬樅謹案據中郎集言朗以魯詩教授是仲明習魯詩也

頎甫

補 潛夫論班祿篇班祿頗而傾甫刺

喬樅謹案潛夫論本作班祿頗而傾甫賴文字譌不可讀顧氏廣圻以傾甫爲頎甫之誤即詩祈父也今攷隸釋載高陽令楊著碑頎甫班爵洪景伯云詩以圻父作祈父此云頎甫蓋又借用案碑語正用此詩知三家今文是作頎甫顧說良確頎傾

形近而誤賴字亦嘗作剌爲是今訂正之

白駒

蔡邕琴操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咏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爾從謹案范甯穀梁傳注敘云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說與琴操合

縶之維之

補王逸楚詞九歌注縶絆也詩曰縶之維之

於焉逍遙

補蔡邕汝南周巨勝碑于以逍遙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補潛夫論遏利篇白駒介推遯於山谷守志篤固秉節不虧

補又本政篇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

黃鳥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補蔡邕述行賦言旋言復。○又曰復邦族以自綏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

補爾雅釋詁蓫薚。郭璞曰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閒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

喬樅謹案毛傳云蓫惡菜也鄭箋云蓫牛蘈也釋文蓫本又作蓄蘈本又作蘈馬瑞辰曰按郭本爾雅作蘈牛蘈蘈蘈一字鄭君所見爾雅本自作蓫牛蘈耳蓫音近禿蘈禿亦一聲之轉說文頹禿貌正以聲轉爲義正義不知爾雅之蘈牛蘈卽鄭箋

之遂牛蘈遂以爲釋草無文誤矣馬說是也遂蓄古聲近陸璣疏云遂今人謂之羊蹄名醫別錄云羊蹄一名蓄陶隱居注今人呼爲禿菜卽是蓄音之誤引詩云言采其蓄案作蓄者齊韓詩之異文易林巽之豫曰黃鳥採蓄既嫁不答此齊詩之文也文選曹植七啟曰霜蓄露葵李善注云毛詩言采其遂遂與蓄音義同曹子建七啟及陶隱居引詩皆韓詩之文也

言采其葍

補 爾雅釋草葍䔰。郭璞曰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

啖

蕎樅謹案釋草又曰蔏藋芽郭注云蔏華有赤者為藋藋蔏一種耳亦猶蔆苕華黃白異名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河東關內謂之蔏幽兗謂之燕蔏一名爵弁一名藋根正白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有臭氣詩義疏言一種莖赤有臭氣即爾雅之蔏藋芽毛傳所云惡菜也一種莖葉細而香即爾雅之蔏藋郭注所云根白可噉也馬瑞辰曰以義疏蔏一名爵弁證之則雀

弁亦即葛之赤莖者夐與爵弁皆取赤義說文瓊
赤玉也儀禮鄭注爵弁色赤而微黑是其證矣

不惟舊因

〔白虎通嫁娶篇〕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
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
喬樅謹案毛詩惟作思因作姻與魯文異而義並
同爾雅釋詁惟思也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
規曰姻不失親是其驗也

斯干

〔漢書劉向疏〕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

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楊雄將作大匠箴詩咏宣王由儉改奢

張衡東京賦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干。薛綜曰斯干謂宣王儉宮室之詩也

蔡邕宗廟祝嘏詞昔周王德衰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

喬樅謹案上文云遷都舊京而卽引斯干之詩以證之是齊說謂宣王中興有遷都之事也姚氏鼐云周之都嘗數遷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

鄭懿王居廢邱宣王遭厲王之禍宜更擇都邑建宮室以斯干詩及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都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間也

西南其戶

補張衡東京賦西南其戶

約之格格

補爾雅釋訓格格舉也

補攷工記匠人注約縮也詩曰約之格格

喬樅謹案格格毛詩作閣閣爾雅釋訓云云正釋此詩約之格格鄭君周禮注所引與爾雅合蓋亦

用魯詩也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宇

〔揚雄將作大匠箴〕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

喬樅謹案攸宇毛詩作攸芋傳云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攷周禮大司徒美宮室注云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君子攸宇與揚雄箴合蓋亦據魯詩之文宇古文作寓宇幠義同國語晉語今君子之德宇注云宇覆也文選東京賦德寓天覆魯靈光殿賦廓宇宙而作京張載注云天所覆爲宇

說文幠覆也釋名釋宮室曰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皆其明證然則幠字殆齊詩之異文歟

如翬斯飛

補 爾雅釋鳥雉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喬樅謹案翬毛傳無訓鄭箋即用爾雅爲解馬瑞辰曰爾雅又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說文翬大飛也此詩應取翬爲大飛之義以狀簷阿之勢猶今云飛檐也喬樅謂馬說非是詩上言如跂如矢如鳥此言如翬四如字皆以物象取譬言其廉隅之正形貌之顯則當從翬雉之義爲長朱子集傳以爲

華采而軒翔其說得之

嘒嘒其冥

補 爾雅釋言冥窈也○某氏注詩曰嘒嘒其冥○孫炎注冥深闇之窈也 詩正義 ■

喬樅謹案毛詩訓冥爲幼正義曰冥幼釋言文本或作冥窈爾雅亦或作窈某氏及孫注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肅注少長之士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喬樅攷釋文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則幼字乃窈之假借景純爾雅注竟以幼穉爲言失之冥窈之

訓是魯詩義鄭箋以莫爲夜義亦與勞近

下莞上簟

補〔爾雅釋草〕蘑鼠莞。〔樊光曰〕詩曰下莞上簟尚書正義。

〔郭璞曰〕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鬚可以爲席

喬樅謹案毛詩鄭箋云莞小蒲之席也此詩之莞指鼠莞而言正義乃引釋草之萖苻離爲證其說非是攷說文莞草也可以作席萖夫離也不言萖可以作席萖非即莞之屬觀藺下云莞屬可爲席蒻下云蒲子可以爲平席其義自明萖爾雅本亦作莞者乃音近假借字耳

吉夢維何

補 潛夫論敘錄詩稱吉夢

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補 潛夫論夢列篇凡夢有象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

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此謂象之夢也

補 漢書五行志下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裔樅謹案志述劉向云云則此所引魯詩之文維

當作惟爲是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引詩惟虺

惟蛇二語文同

朱紱斯皇室家君王

補 白虎通紼冕篇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

室家君王

喬樅謹案詳見采芑詩朱紼斯皇下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列女傳一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也

喬樅謹案毛傳訓儀為威儀鄭箋訓儀為善義各不同馬瑞辰曰按說文非違也从飛下翄取其相

背廣雅釋言亦曰非違也無非卽無違此士昏禮
所云父送女命之曰夙夜無違命母曰夙夜無違
宫事也又說文儀度也儀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王尙
書經義述聞曰義讀爲儀儀度也謂婦當度事而
行不必待人也儀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昔先王
議事以制王尙書曰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
度事之輕重以爲斷制也今按婦人從人者也不
自度事以自專制故曰無儀左傳言婦義事處變
之權詩言無儀者處常之道也列女傳孟母引詩

此句而釋之曰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也三從釋詩無非無擅制正釋詩無儀此三家之訓也

無羊

九十其犉

補 爾雅釋畜牛七尺爲犉。郭璞注詩曰九十其犉喬樅謹案釋畜牛屬又曰黑脣犉某氏注曰黃牛黑脣曰犉蓋犉之名亦兼具二義毛傳訓九十其犉亦與某氏說同但詩下章明言三十惟物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若以九十其犉爲專指黑脣

而言則與二十惟物句不合皆主牛七尺曰犉於義爲長

以薪以蒸

補 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大者曰薪小者曰蒸

喬樅謹案此與鄭君詩箋義同

衆惟魚矣旐惟旟矣大人占之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

補 潛夫論夢列篇詩云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

喬樅謹案蓁蓁毛詩作溱溱蓋假借字

補應劭漢書音義周宣王牧人夢衆魚與旟旐之祥而中興漢書敘傳注引